

## 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九尾狐 第五十二回 胡寶玉四□慶生辰 九尾狐三更驚惡夢

上回誌慶餘堂初開之盛，雖未□分描摹詳載，而於此可見一斑。因堂子中種種情形，說來說去，總是一般，所以在下稍稍敘述，未敢以事之熱鬧，致蹈重複之病。但表當夜直鬧到二三更天才酒闌席散，局去客歸。寶玉與玉蓮等一一相送，毋煩細說。至於天井裡的燈擔堂名，早已收拾，此時各房清靜，驚腿等打掃乾淨，不覺三下多鐘了，大家辛苦已極，各各安寢。次日接連有人請客，卻是一班騷人墨客，雖非寶玉舊好，然內中有幾個，曾與黃芷泉、顧芸帆等來過數次的，今見玉蓮、芸臺、月仙等都係後起之秀，頗加識賞，故於飲酒中間，各擬對聯一副，即命相幫買了三副金箋，撤席後書此以贈。其贈胡玉蓮的是：

上聯：玉簫聲送美人教

下聯：蓮漏音沉春夜長

贈左芸臺的是：

上聯：芸草香名馳北里

下聯：臺萊詩句詠南山

贈胡月仙的是：

上聯：月闕素娥拋桂子

下聯：仙家綠萼愛梅花

那客將對聯書竟，大笑擲筆而去，不提。

卻說寶玉見生意興隆，較勝別家數倍，自以為得計，雖亦置身其間，並無一天閒暇，而纏頭穩取，如操左券，凡遇打醮燒路頭等一切花頭，客人莫不爭相報效。因此寶玉無憂無慮，快度光陰，不覺又過了一年。惜乎漏卮太大，時為淫欲所迷，以致費用浩繁，如俗語所云「東手接來西手去」，所積無多。不然，生涯如此之茂，得錢如此之易，再過數載，豈不儼然做一個雌胡雪岩嗎？怎奈寶玉沒有這樣的福，而生性奢華，幾與雪岩相埒。然雪岩有了千萬家私，尚遭後日之失敗，而況寶玉一個妓女呢？今歲正逢寶玉四□生辰，若是自己掛牌，怎肯把真年紀說出？故做妓女的，有年年□八之誚。現在既經退老，何必再瞞他人，不妨借慶壽為名，一享眾客，為聚斂資財之計。

寶玉心中雖是這般想，口中尚未說出。阿金卻曉得寶玉的年歲，一日忽然問道：「我記得大先生今年四□大慶哉，像煞出月就是，阿要大鬧一鬧介？」寶玉道：「奴想做哉，奴聽見別人家說，四□歲勿做格多，還要鬧俚作啥嘍！」阿金道：「勿實梗講格，格套人家，才是嘸銅鈔勿起格說法。若像大先生格樣式，說連做幾個生日也勿要緊，就算心裡勿高興，勿拿銅鈔出來，也有人替出格，放心做末哉。」阿珠也和著說道：「大先生做生日，勿拆蝕格，勿比得別人做末，星星才要自家格，阿是落得鬧鬧介？」三人正當說著，玉蓮、芸臺、月仙一同走進房來，早聽得阿金、阿珠等人的話，都說道：「阿媽四□歲生日，隨便哪哼，倪應該要搭阿媽做格。剛（讀美）起頭，倪教勿曉得落，勿然是，老早告訴仔客人篤格哉。」寶玉其實本想要做，聽了他們這樣一說，更是歡喜，即便趁勢應允。其時有客來打茶圍，玉蓮等自去應酬，不表。

獨說寶玉做壽一事，自這天起，慶餘堂所做的客人漸漸知曉。但因做壽與掛牌燒路頭不同，酒席須由寶玉相請，客人等只送壽儀，不便當日在此擺酒，故預先一兩日，或定雙臺，或定單臺，只算替寶玉暖壽的。一客如此，眾客皆然。到了出月生日的前幾天，樓下總管帳的哥哥杜阿二問妹子可要下請酒帖子？寶玉道：「倪做格種生意格，阿便下格套帖子格佬？」阿二道：「去管俚便勿便，下一副帖子試試看，讓別人曉得曉得，多收點壽禮也是好格。」寶玉本來不懂，也就答應。阿二登時寫好了百多副請酒帖子，凡各處的客人，以及平日認識的姊妹行中，均差相幫下了一副。果然隔不多兩日，那班客人也有送壽幛壽聯的，也有送金珠綢緞的，也有單送銀洋的，紛紛不一。然銀洋居其多數，少則一二□元，多則一二百元不等，彷彿獨收了一個大會。其餘姊妹行中所送之禮，究屬菲薄有限，不必齒及。寶玉並不推卻，一律照單全收。

上兩天，即吩咐相幫等眾在樓下客堂中鋪設壽堂，居中掛一軸刻絲麻姑仙，兩旁掛兩付壽聯，左右掛四頂壽幛，無非是大紅緞子繡紗做成的。臺上供著□六出昆戲，供桌上擺著全副錫三果盆架子與大錫方供。大紅緞繡花桌圍，兩邊椅靠也是紅緞繡花，異常燦爛。上面掛燈結綵，下面氈氈貼地，五光□色，耀目增輝。樓上前後各房，與樓下壽堂左右兩間均為招待賀堂之所，尚有牆門旁側兩間房，留作同行中人坐地，佈置得井井有條。寶玉四週看了一看，又將送下來的尋常大紅呢幛箋對一一命人懸掛停當，方回身上樓，再把自己房中略加點綴，都收拾得花團錦簇，金碧輝煌。

忙過了一天，次日因眾客預定酒席，晚上前來暖壽，故午後僱了一班福慶樂，又叫做灘簧，俗叫做打山頭，不過取其熱鬧而已。果然將及傍晚時候，那班定酒暖壽的客人絡繹紛來，看那壽堂中擺設整齊，不讓貴家當戶，好一派豪華氣象。怎見得？有贊為證：

壽幛高懸，壽聯旁列；

壽燭雙輝，壽香一柱。

軸中進麻姑壽酒，盤中呈王母壽桃。

金屋添籌，壽同玄鶴；

章臺獻頌，壽吐錦雞。

堂上紅氈鋪地，暖壽者共仰壽星；

窗前彩幔遮天，祝壽者新歌壽曲。

美人人美，開壽域兮胡帝胡天；

餘慶慶餘，設壽堂兮如花如錦。

正是：

蝴蝶不知春已去，賓鴻乍至燕將歸。

眾客正在觀看之際，早有相幫上樓傳報，寶玉即忙率領玉蓮等下樓迎接。眾客見寶玉今日的打扮，雖未穿著大衣，而滿頭珠翠，腰繫紅裙，絕不似老鴛本色。此時客人不便上前作揖，口中卻向寶玉稱賀，寶玉急忙叩謝，與玉蓮等招接眾客上樓，或在玉蓮房中，或在芸臺、月仙房內坐了。少頃客已來齊，約摸有八下多鐘，各均吩咐擺席，因今夕係客人出資，特為寶玉暖壽，故每席各敬寶玉三杯酒，寶玉只得謹領稱謝。幸虧酒量尚好，共飲了三□餘杯，雖面添春色，還不至頹倒玉山。然一個人往來酬酢，前後周旋，那裡分身得開，只好命玉蓮、芸臺、月仙以及阿金、阿珠等大姐、娘姨輪流陪侍。至於眾客乘興叫局，與猜拳行令各細情，恕不一一詳述。吃到相近一下多鐘，客皆告別言歸。寶玉慇懃相送，囑他們明日早降。眾客莫不唯唯而去，其中即或參差先後，而在下只得一言表過，以歸簡截的了。

當夜無話，又到來朝。今天係寶玉生辰正日，午前先有一班姊妹行中前來賀壽，寶玉雖然親身接見，卻命玉蓮與阿金等款待，用過午時酒席，大半告辭散去，曉得少停有一眾富商貴介前來道賀，不便在此攪擾，所以吃了一頓，遂即紛紛各歸，不表。

寶玉也不挽留，惟與玉蓮等坐在壽堂左首房內，恭候貴客臨門。不一回，眾賓陸續漸至，雖不穿戴衣冠，都是簇新的便服，來與寶玉慶賀。寶玉愧不敢當，先向眾客行禮謝步，眾客也答了一揖。寶玉仍請他們登樓就坐。客見寶玉房中煥然一新，目迷五色，

彷彿蕊宮貝闕一般，又新添了一塊小額，是「花好月圓人壽」六個字。妝臺上面掛一幅諸仙祝壽的小立軸，兩旁金箋七言對聯也是新換的。

上聯是：

寶鼎香添紅袖拂

下聯是：

玉臺詩詠碧紗籠

下款寫著鳳翔館主，諒必是客人送下來的。再看廂房裡面，煙榻上邊，大著衣鏡左右，也有一副珊瑚箋七言對聯。

上聯是：

寶帶圍腰輕若柳

下聯是：

玉環識面祝如椿

眾客觀畢，均向寶玉稱贊不置，說昨天我們來暖你的壽，忘卻在你房中喝酒，真是錯過了。寶玉方欲謙遜，見相幫喘吁吁走進房來，說下面有客到，只得命玉蓮陪伴眾客，自己下樓去了。是時人多聲雜，並和著天井中的燈擔堂名，所以相幫上樓通報，不能躲懶在下面大喊「客來」的了。按今天客人比昨日更多一倍，寶玉周旋督接，忽而上樓，忽而下樓，足足奔跑了數□趟。此中一切禮節繁文，大致相同，毋須細敘。少頃金烏西墜，玉兔東升，堂前燈燭輝煌，儼同白晝。

賀客業已來齊，等到八下多鐘，各房肆筵設席，約有二□餘桌之多。寶玉往來斟酒，同著玉蓮等四處張羅。眾客興高采烈，均向寶玉敬酒祝壽，仍與昨晚一樣。寶玉謙謝不遑，但人數較多，那裡吃得下六七□杯？只好叫阿金、阿珠代飲了一半。客人也不固強，甚為體貼寶玉，說：「今天你雖是主人，斷不能各席皆陪，橫豎我們要叫局了，你倒不如請便罷，我們決不怪你待慢的。」斯時寶玉惟有稱謝，好得各房都是這樣說，方回身到小房間內略略歇息歇息，待到大菜上時，再至各房篩酒。見客人所叫之局已經來得不少，然皆是寶玉的後輩，無一舊日同時姊妹，蓋嫁的嫁，死的死，令人興撫今追昔之感。夢公有詩歎之曰：

自古盛筵原不再，至今梓澤已丘墟。

電光石火須臾事，故老空教話慶餘。

當時各房興酣拇載，曲唱京昆，釵光鬢影，燕語鶯聲，說不盡的熱鬧，寫不盡的繁華。在下只得作詩一首以包括之。詩云：

記取當年慶壽辰，杯盤交錯宴嘉賓。

題詩且喜來騷客，侑酒何須倩主人。

滿室脂香同粉膩，堆筵海味與山珍。

一時盛事今安在？方信黃梁夢不真。

寶玉復在各房應酬了好一回，也有拉著他勸酒的，也有拖著他豁拳的，鬧到一下多鐘，局已早散，客興漸衰，各房先後撤席，彼此言歸。寶玉與玉蓮等照例送畢，不覺將近三下鐘了，此刻天井中堂名早去，即吩咐眾相幫收拾乾淨，息燭安睡，自己上樓回房，打發玉蓮等去了，方喚阿金、阿珠伏侍卸妝。因一連兩日，辛苦已極，今夜又多飲了幾杯急酒，覺著頭暈眼花，再也坐不住了，忙忙脫履上牀，倒頭便睡。阿金、阿珠替他蓋了棉被，下了帳子，始各出房，又復下樓照看一切，書中均不細表。

單說寶玉才一合眼，恍恍惚惚，好像自身仍在壽堂之中，惟天井裡的燈擔堂名卻換了一班宣卷的，在那窗念黑心卷。聽了幾句，剛想回身上樓，猛見紅光滿目，樓窗上烈燄飛騰，大吃一驚，正擬叫喊，又苦於喉嚨嚥不出聲，只見玉蓮、芸臺、月仙與阿金、阿珠等眾從扶梯上飛跑下來，口中雖是喊火，卻並不顧著寶玉，都一哄往外邊去了。寶玉睹此情形，又急又氣，也只得逃出門外，便聞背後天崩地塌的一聲響亮，急回頭一看，已把一座極繁盛、極華麗的胡慶餘堂燒得乾乾淨淨，變成一片瓦礫之場。此際心如刀絞，氣苦萬分，且一毫東西都沒有搶出，不禁放聲大哭，蹬足椎胸。既而想起玉蓮等一班人，止住了哭，向著四面找尋，那知影響全無，連一個相幫都不見，均不知何處去了。

自己正在悲悲切切，突然迎面來了一個後生，一手將他拉住，口中操著揚州白，說：「寶玉，你還是跟著我走罷，我家住在揚州，離此尚不甚遠，你暫時盡可容身，何必戀著他們許多人呢？」這個當兒，寶玉抬頭細看，認不得這個後生，但聽了他幾句話，心中頗有些活動，而且兩隻腳不因不由的跟他就走。模模糊糊走了一回，忽見前面一條大河，比黃浦江還要闊些，波濤滾滾，一望無涯，著實害怕，便向那後生動問，後生並不回答，用手向前一指，說：「你自己去瞧罷。」寶玉定睛一看，果見灘邊有一塊石碑，牌上刻著兩個大字，寶玉只識下面一個「海」字，上面「孽」字卻不識，還想問那個後生，因何來到海邊，那後生忽然不見，更加著急異常，懊悔方才自己差了主見，不該跟了他來。

剛值進退兩難之際，不防海裡頭的潮水如山一般卷上岸來，寶玉這一嚇，非同小可，意欲回身退避，那裡來得及？被一個浪頭捲入海中去了。此時寶玉閉目待死，隨著波浪翻騰，飄飄蕩蕩，身子卻不沉將下去。少頃攔住不動，睜眼一看，自己已在沙灘上面。雖然得命，但想起慶餘堂何等熱鬧，一霎時間，家破人散，瓦解冰消，弄得如此田地，孑然孤立，寸草無存。回首當年，恍如隔世，況此間地脈生疏叫我投奔到那裡去呢？倒不若仍舊投海一死，了此孽身罷。

想到這裡，又復嚎啕痛哭不止。突聞耳輪邊有人叫喚「寶玉」，回轉頭來，見是一個光頭老尼姑，手中拿著一根拐杖，立在旁邊叫喚，且用言安慰道：「寶玉，你休要啼哭悲傷，要曉得孽海茫茫，回頭是岸，這都是你自取煩惱，何不到我庵中，做個安身立命的所在呢？」寶玉唯唯聽命，即起身隨老尼行走。走得無多幾步，覺著眼前換了境界：青松翠柏，秀竹垂楊，綠蔭深處，微露紅牆半角，中有茅庵一座，門前溪水圍繞，板橋平鋪，橋上有兩個字，叫做「斷凡」。老尼領著寶玉過橋，將至庵門跟首，方見上面有三個大字，寶玉卻還識得，是「色空庵」三字。剛要跨進庵門，不提防老尼轉身舉起手中那根拐杖，照准寶玉頭上打了一下，說：「寶玉，你到了此時，可悟了麼？」寶玉一驚而醒，方知是一場大夢。在下做到這裡，就算是《九尾狐》的全書結局，若看官們不厭煩絮，定要打聽慶餘堂以後的歷史，或者待在下搜索枯腸，再續他一部出來。此刻卻限於篇幅，只好將夢中景象做個《九尾狐》五集的收場。正是：

夢醒權為首丘止，曲終空有尾聲傳。